春秋義存録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　鑑曲江

姪　麟徵仁趾同校

襄公下

周靈王十九年歲在閼茂涒灘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遬仲孫蔑子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左傳

案高氏閌曰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克寬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貽於速乎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二說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左傳

案齊莊居喪出盟與桓十三年葬衛宣公義可參觀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左傳

義見前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左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左傳

此二條詳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滿川澤不竭 楊循吉封事

案此條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弭災不特爲經中日食之義凡書水書螽俱可類推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三叛人之一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左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

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左傳

義見後會于商任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頻食始此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

不立是以亂也左傳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

餘義見七年衛侯
使孫林父來聘

附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傳

案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據上文十
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當屬十月矣史記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與公羊不同朱子專主史記蓋孔子生於庚戌年
十月卒於壬戌年四月得年七十三歲也左氏於哀十六
年載孔丘卒故附錄公
羊傳而辨其年月之訛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自楚適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左傳

義同商任之會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

請止辭八人若而後王安之 左傳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孝經

案王每見必泣正欲乘疾之諫其父也乃不能諫而徒以身殉是晉申生之類耳烏得為孝愚故引孝經一條以正

申生棄疾之失餘

義見前殺公子申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 亦孔子語見說苑 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顏氏家訓

孔子曰君而得賢友朋之次也 徐幹中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畀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

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

豹隷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左傳

義見前商任之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
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
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
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
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左傳

義見前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穀作渝

己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

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左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論語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

生實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左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論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
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
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
賢孔子曰身殁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
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
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
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

在茲順事恕施 家語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肖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同上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按家氏鉉翁曰著齊而書襲賤之也愚謂此亦晉史舊文耳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杜註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左傳

按高氏閌云羯代速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義見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是年頻食同於二十一年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家氏鉉翁云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說近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易象傳 按許氏翰釋此條引此六三象傳于義差近

叔孫豹如京師 魯聘王朝止此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左傳

義見僖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第二條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　易繫傳

孔子曰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　大戴禮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孔叢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

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傳作七月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衛獻公衎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偃姓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左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

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左傳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蚿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說苑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穀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
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烹伊戾 左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

餘義見莊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案公羊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於義差近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左傳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負公作瑗晉楚始同主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左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左傳

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宜乎 范甯穀梁註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左傳

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廷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春秋後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左傳

案左傳作十一月此係可爲改月之一証

二十有八年

春無氷

夏衞石惡出奔晉討甯氏之黨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王符潛夫論

案崔杼滅於去年九月慶封當國未久而亦來奔義同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一月公如楚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此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左傳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張本義見前齊侯使慶封來聘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左傳

案左氏此條可見魯史舊文非由聖人筆削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傳

案魯以諸侯奔喪本非禮也禮由義起穆叔其知權者與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

叛祗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

楚 左傳

襄見宣十二年 季孫宿入鄆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

之 左傳

孔子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

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家語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 下公穀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始稱子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當作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左傳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

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家語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同上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家語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論語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

矣同上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矣家語

孔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蒞趙文子之行也大戴禮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左傳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第二條又見哀五年齊侯杵臼卒第一條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左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

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穀梁傳

義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義見文七年末

人殺其大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左傳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坊記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女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所進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案湛氏若水云隣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於義差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左傳

義見宣十五年

宋人及楚人平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左傳

子曰君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孝經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賔賔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

己亥仲孫貜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會葬非禮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

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左傳

義見定十五年邾子來朝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案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義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終